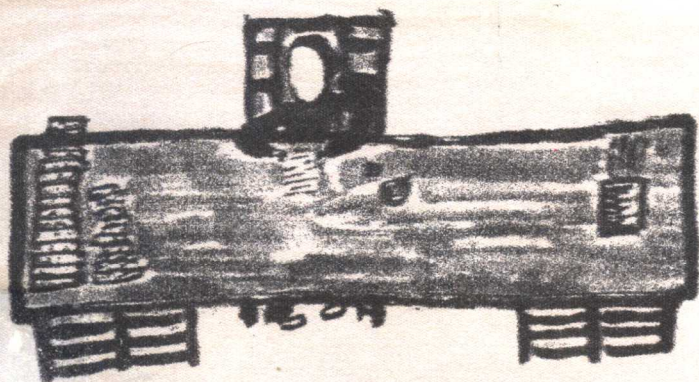


賈平凹

丹萌一著

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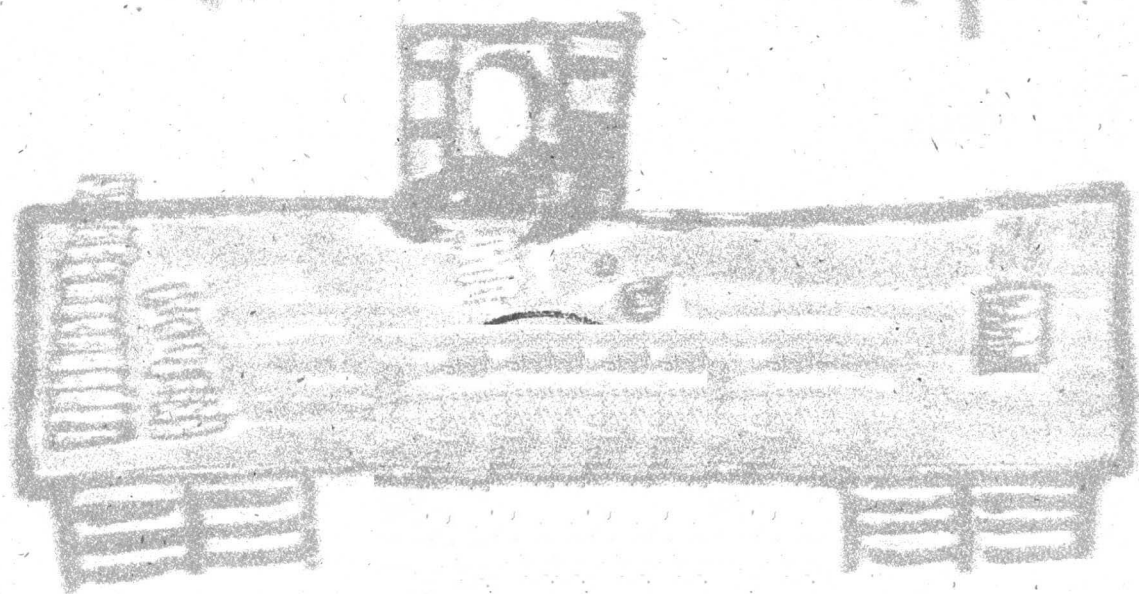


愛護 國權 宗事 屋藏 什年 正月 盤名 大盤 平口 寫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贾平凹透视

◎丹萌 / 著



贾平凹作品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贾平凹透视/丹萌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5306-4015-1

I. 贾... II. 丹... III. 贾平凹 — 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94659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 //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25 插页 6 字数 250 千字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28.00 元

子溪在川上曰逝矣斯夫

子山





商 山 丹 水



喜悦图



平山





引

子

2004年4月初的一个夜晚，西安城春雨潇潇，厚重的古城墙圈围着的城池沉在烟雨蒙蒙之中，城的西南角，有个叫“双仁府18号”的小院，某单元二楼一家客厅里，三位从商州山地里走出来的文化朋友在促膝长谈，不知不觉，就谈到了东方欲晓。

被尊为兄长的主人，名叫孙见喜，作家，太白文艺出版社编审，人亦称贾平凹研究专家；第二位是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刘炜评，从事着汉语教学与当代文学评论方面的研究，此人幽学敏思，才情率气，深得众文友喜爱，作家方英文为其冠以“刘郎”雅号，余以为此生类似商州文化人物中之周公瑾，指的是年龄和锐气；再有一人，那就是卑人自己了。

这一夜，三人实际上只谈论了一个话题，即贾平凹文学创作

的突破问题。

那日傍晚，三人因别事相约，炜评迟迟未到，电话催逼数次，言说正为学生授课，晚饭尚不曾用。于是，见喜剥葱，丹萌砸蒜做“浆水面”以候。待“浆水面”焯好，炜评合伞进门，二人观其狼吞虎咽进食，喜滋滋问：“今日给学生们上大课，讲了些什么？”炜评答曰：“作家的文化人格与经典作品的创造。”话题便由此开始了。

对于贾平凹的文学成就，三人均了然于胸，谁都承认，他是当代中国文坛不可多得的人物。三人共同认为，贾平凹应该在有生之年创造出经典来，为以后的中国文学史留下更为光彩的一页，他是应该有这个能力的。

自1973年起，20岁刚刚出头的贾平凹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之后，他便踏上了文学创作的终身道路，以后的30多年中他几乎是每隔四五年就会跃上一个大的台阶。1979年《满月儿》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4年《腊月·正月》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9年长篇小说《浮躁》获美国美孚天马文学奖；1996年长篇小说《废都》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30多年来，他以他的小说、散文这两种“主要的说话方式”征服了全国众多的读者，在世界范围内也培养了自己的读者层面。

然而，纵观贾平凹近些年来的创作现状，不知他自己是否忧虑着，朋友们在背地里也替他着急。自《废都》以后，他是在苦苦地跋涉，艰难地寻觅，不断地左突右冲，近乎一年一部，写下了《土门》、《白夜》、《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等长篇小说，一本接一本地出版，一本一本又都不能尽如人意。他那精神实在可嘉，求索劲头已近乎于悲壮，他的探寻之路也被同仁们有所窥得，这便是寻求中国传统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有机契合，创造出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式新小说来。这种实践已花费了好些年的精力，至今收效不大。贾平凹以每四五年一个台阶的

速度往上攀升，而到了目前的高度以后，似乎徘徊不前了，不能按照人们的企望值而做出更大突破了，于是猜想，贾平凹的这只船，究竟弯在了哪儿？论及文学才能，似乎毋庸置疑，那么，是否他的文化人格还有点问题呢？

这一夜我们谈了很多，谈到了平凹的可爱处也谈到了他的一身毛病，甚至惋惜他未能当场参加我们的讨论。他现在与倾心关注他文学生命的挚友与诤友们交往少了，说他是近小人而远贤人吧，我们又岂敢枉称自己为贤者？轻易指责谁为小人？我们也有过反反复复的争论，也承认有时候一部经典作品的产生与作者的文化人格是分离的，但那属于偶然性，那也许是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偶然碰撞，是天意所得，而平凹似乎还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我们还承认作品是否已经成为经典并非同时代的人们就能及时认识的，一般需要时间与历史的沉淀和考验，贾平凹近千万字的作品中是否已有了经典我们却不知，然而这种可能性看来不大。我们还把贾平凹放进中国文学史的长廊里去一一比较……喝茶，抽烟，每个人都滔滔不绝地站起来演讲一阵，仅有三人，却常常轮不到发言的机会，谈兴正浓间，窗棂上已露出了一抹熹微。看表，已是五点四十分，想起还要上班，只好于意犹未尽中悻悻离去。看来，平凹这个人是很有说头的，是关于他的话题，而让我们亢奋着。这一夜的谈话于我收益匪浅，因为我此时正在应邀撰写《贾平凹透视》这本书。

去年冬里，是方英文将我引荐给北京出版界的朋友张继华先生，言说要写一本《我与贾平凹》的书，几位商州出来的文友们推来推去，最后就落到了我的头上。其实我与平凹的交往，那是多年前的事，那时候曾经形影相随，以致朋友称我为“第一任贾办主任”，而近些年的来往已时断时续，“第一任贾办主任”已选换到了第八任，对于平凹近年来心性与心境的变化，我已知之甚少，只是从旁远眺而已。再则，写平凹的书已经出了不少，让

我又来凑一份热闹，是否还有必要？孙见喜写了厚厚三本的《贾平凹前传》，文坛上有些人就小觑他是“靠着贾平凹吃饭的”，难道我也要去落这种名声么？基于以上原因，我是不想承接此事的。是英文和见喜的竭力鼓动，是继华老师的一腔热情，感动和鼓舞了我，尤其是见喜兄给我写在赠书扉页上的话，他说：“鲁迅的传记出了24部，没一部是相同的，传主在作者眼里，每个人只看到一个侧面，要‘大观’是不可能的，要从你的视角写出一个新的平凹来。”朋友们的动员和规劝，使我坚定了信心，想我与平凹毕竟相好多年，有些故事还是鲜为人知的，于是，就涌动起一股要以我的眼光透视平凹的勇气。虽然，依我混沌的眼光和笨拙的叙述，能否穿透这位当代文坛大家的作家灵魂？不能全然自信，而那一夜的谈话却加速了我的写作进程。

用了50多天时间，草草写完了这部书，讲了些实话和真话，仅是我个人的看法，由于出版日程安排比较紧，来不及细细打磨，觉得意犹未尽矣！又想，我所描述的平凹，毕竟只能为读者认识他作一种参考，只好就此作罢了。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从平娃到平凹	2
第二章：贾门韩氏女	23
第三章：行孝与吊孝	47
第四章：过年·贾氏十兄弟	58
第五章：处女作引出两个老师	70
第六章：漫步在商州山地	79
第七章：“我的目标是奥林匹克”	123
第八章：患病十年	130
第九章：《废都》与婚变	140
第十章：新家	160
第十一章：朋友	170
第十二章：书画	184
第十三章：奇石与古玩	196
第十四章：八任“贾办主任”	203
第十五章：关于评论	211
第十六章：落选茅盾文学奖与中国作协副主席	223
第十七章：写作着是永远的快活	230



第一章 从平娃到平凹

“站住——”

后边有人呼喊，一边喊一边追来了。前边跑着的，是三个背着柴薪的少年。他们把吃奶的劲儿都使上了，想快一点跑过前面的那道山弯，再穿过那条很长的仄仄的砭路；下了百尺幢，继而拐出山口，只要到了川道，就是棣花村的地界了，到自己的地界就什么也不怕了。但是，在此之前若不能摆脱后边的追赶，那可就惨了，不仅背上的这些柴禾会被全部扣留没收，而且还有挨打的可能。

“站住——甭跑！再跑把狗日的腿打断……”

后边的追赶者，手里提着一条花梨树棍，棍的顶头上连着拳头大一个木疙瘩，那原本就是一株未长成的小树，连根拔了削成这种木头棍，是山里人专门用来对付野物的。今年夏里搞武斗时，山里人没有枪，就一人扛一条这样的大头棍到县城去游行示威，向城里人展示山沟里造反派的威风，让人见识那带着大头疙瘩的棍棒，一棒子敲在脑门上，也是会要人命的。现在，这位壮实的山里汉子顺手从门背后拎起这条棍来追赶前边的三个娃娃，是因为他放工回来听说川道里的几个砍柴娃进了他的花梨树林子，他怀疑他们偷砍了他自留坡上的树。

三个背柴的娃娃早已气喘吁吁，心也咚咚咚地狂跳着往嗓子

眼儿蹦，头发全竖在了头上，就不知从哪儿冒出了一股想不到的力气，虽然每人都背着七八十斤重的柴禾，两条小腿还是频频交换地小跑着。他们确实背得太多了，衔着枯黄的青冈叶的梢子柴，像小山一样遮掩了幼小的身板儿，远处看去，是三座长了腿的小柴垛，水上漂浮着一般样，出溜溜地山道上移动。

幸好，后面的追赶者腿上的裹缠散开了，自己绊了自己一跤，否则那三个娃娃早已被他追上了。但他一边扎着裹缠一边就骂得更狠：“撵上你们狗日的，不把屎打出来才怪！”

现在看来，三个娃娃刚才是太贪心了，见了那干崩崩的梢子柴，就想起了娘的灶洞，想这干透的硬梢子柴在灶洞里烈烈地燃烧，风箱也不用拉，就能熬熟多少顿黄亮亮的红薯糊汤！他们如同拾到了银子钱一般欣喜，劈哩啪啦挥舞着镰刀，把粗一点的树股截短，一截一截压进背笼底里，再把那毛梢子用攀绳捆在背笼面上，鼓堆堆成了小山似的柴垛。平常只能背五六十斤的，今日也都添加了分量，实想说今天是撙住了，黄昏进村时，完全可以向村人炫耀这骄人的收获，惹得大人们啧啧的惊喜和夸赞了。不想倒霉地遇上了后面的追赶，这已不比得往常，可以从从容容地找个可以架起背笼的地方歇歇脚，喝一口山泉，吃一点干粮。现在是危急时刻，那山里人裹好了缠子又更凶狠地追赶来了，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近，他们想跑得再快一点，可是，两条腿已经不听使唤，如同灌了铅似的沉重，显然是越跑越慢了。他们头上的汗，像雨水一样往下浇着。

落在最后边的少年名叫平娃，他比另两个伙伴的个子要矮半头，但又数他好胜心强，他背上的份量比另两个伙伴还要多，所以被远远地拉在了后头。平娃又是最胆小的，自小儿从没做过偷鸡摸狗的事，长这么大，连大人的一句重话也没受过，遇上了这种场面，偷瞧一眼那汉子提着的棍，心就“咚咚”得厉害，腿也软得抬不起来。眼看那人越追越近了，他憋足了气，小脸通红，使出浑身的力气支撑着身体和越来越感到沉重的柴捆，艰难地往前移动。快要过那条砭路了，他心里更加恐慌起来。

眼前的这条砭路，约有半里长，上面是如削的峭壁，下面是万丈深渊，中间一条若隐若现的毛路，细得像条绳索，路面里高外低，本身就是斜坡，上面还布满了沙粒，人称“搓脚沙”，像黄豆撒在坡面上。有几个地方连这样的路面也没有，仅是石壁上凿出的几个脚窝，被叫做“牛蹄窝”。人在通过时，必须事先想好卡尺等寸，左脚踩哪个脚窝，右脚踩哪个脚窝，一点也不能马虎，否则就无法换步，就会僵持在崖壁上转不过身子。稍不留意，就会摔下万丈深渊。这条路上曾经摔死过人，也



棣花村口有两座庙，汉人敬关帝，金人敬二郎，两庙之间为宋金分界线。

曾摔死过牛，这砭路的名字叫“阎王砭”。

平娃太紧张也太疲劳了，他的耐力已到了极限，实在没了一丝儿力气，在还未到“牛蹄窝”的时候，就踩上了“搓脚沙”，脚下一滑，只听他高喊了一声：“妈——呀……”就连人带柴滚下坡去了。

前边的两个伙伴听到喊声和柴草的刷啦声，立马僵硬在崖壁上贴住不动了，待扭过脖子，都不由张大了嘴惊呼：“妈呀，平娃滚坡了……”

后面追赶着的山里汉子本来气势汹汹地追到“阎王砭”，以为马上就要逮住这几个小家伙了，不想看见了有人哧哩哧啦滚下坡的一幕，也立马住了脚，心想这下糟了，若是撵人撵出了人命，那就麻烦大了。

平娃先是越来越快地往下滑，但很快就碰在了一个楞坎上，人和柴被弹起来，在空中翻了一个筋斗。弹起来是最危险的，因为人一离地，就没有了毛草和荆棘的撕撕挂挂，就会无着无落地抛向那深不见底的深沟石壑，性命就难保了。然而他只弹了一下，就又落地了，而且他在被弹起的时候双肘还死死地绾在背笼祥上，于是人和柴一起在陡坡上下滑，因为有梢子柴的撕撕挂挂，他终于在崖边的两棵小树上被架住了。柴与身子被挂在树杈上，两条腿已在半空中忽忽悠悠地晃荡。好险啊！平娃的脸已经煞白，脑子也空白了，只知死死地拽着背笼祥。

撵人的山里汉子大惊一场，赶紧冲着另两个娃娃喊，让他们快点过了砭路，在平坦处把柴禾解开，卸下两条攀绳，然后回来将两条长绳续结在一起，又系在他那长长的疙瘩棍上，吊下去一个娃娃，让其小心翼翼地解救平娃。

费了好大劲儿，总算把半崖上系缚着的平娃和他的柴禾都吊上来了。山里人看见那解开的柴捆里也并未发现偷砍他那成材的树儿，心也就软了，刚才的气愤也消解怠尽，只是教训着说：“以后进山砍柴，千万不准砍树，听见了吗？”三个娃娃怯怯地鸡捣米似的点头。那人又拍拍平娃身上的草屑和沙土，问：“胳膊腿儿都好着哩吧？走两步看看……”

平娃真是命大，他的胳膊腿儿以及身上其他部位也都完好，只是屁股被重重地墩了一下，尾巴骨垫在了石块上，疼得呲牙咧嘴。另外，还有一只鞋也不见了，那是母亲为他纳的“偏耳子水鞋”。这种“水鞋”是在纳好的鞋底上像打草鞋一样用线绳子栽成鞋帮和鞋耳，穿起来既能像草鞋一样易于把滑和方便淌水，又不会像草鞋那样割脚。没了那只鞋，他心疼地朝漫坡上扫视搜寻了一遍，看来是掉进深沟里去了，他只有一脚高一脚低地背起柴背篓，石籽垫在脚心，硌得钻心般疼痛。